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全書

論語訓序

論語者蓋六藝之菁華百家之準的其義多
本於春秋其言實通於上下儒學旣盛傳注
益繁漢晉分其章宋明衍其理皇儒考其
典經脈廣遠庶幾備矣然以詞句易瞭讀者
忽之兼經師質實未達修辭弟子庸下罕知
詰難言皆如淺則思不暇詳嘗致推求猶有
十蔽夫君禘大禮而曰吾不欲觀開國聖樂

而曰武未盡善則其言悖匹夫論帝王而曰
吾無間然已方在難而曰天生德又曰文不
在茲又嘗欲使弟子南面則其言誕身有至
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則其言褻學而不厭可
謂云爾又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則其言歧
吾不與祭如不祭則其言拙雅言詩書又曰
皆雅言也見齊衰者又曰見之則其言複去
喪則佩玄冠不弔似初未聞禮者則其言固

請車爲椁旣已不倫許則徒行又何其備若
此之類其言近陋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同浴
於沂其言近戲曾子全身而曰啟予手足豈
欲小子目驗乃後不誣若此之類其言實愚
訓詁乖互有傷宏旨其餘疵罅又益猥多鮮
克致疑豈誠不惑蓋務大遺小好博不研繆
解相傳問津無日今之說者又有二誤以爲
聖師則忘其分位身甘窮老則見等鄉儒豈

知聖師無專輒之言問答必經綸之語闔運
幼攻帖括少習詞章頗聞通塞之由粗知能
所之用旣命學徒采輯古今所傳以廣集解
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命曰論語訓在成都手
自鈔撰以贈女帔旣至沛南不復省憶聊乘
暇日重定一編二十篇詞例略殊蓋分內外
今此單行亦釐爲二卷譬猶去蟬葉之翳將
見泰山塞螳孔之流能障巨瀆其有攝齋抗

請奪席高談擁篲清塵望之久矣辛卯中伏
日王閏運敘

學而弟一

論語訓上

王氏

子曰

馬融訓說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
引師說稱子直言爲曰有疑焉曰云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王肅義說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

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太學之教也時

春夏習干戈秋冬學羽龠春誦夏弦秋學禮

冬讀書分時異師則心暇易開解也云不亦

乎者不敢專決也推說先王教法以示學者

故爲擬有朋自遠方來白虎通引有朋作朋

議之詞有朋自遠方來友包咸章句曰同

門曰朋鄭氏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黨

方將也私家講習同類者聞風而至各以所

好問於己能此已成學不亦樂乎譙周注說

有名矣作朋友者非也江熙集解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

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天下賢才萃人

於太學擴其聞見增其材識斯為至樂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鄭曰愠怒也凡人有

所不知君子不怒李充集注君子忠恕誨人

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

講肄終於教授者乎君子君之子當嗣爵

者也大學自太子以下適子皆在即皆君子也貴貴之

道當須優游不可遽愠也君子小人對言則貴賤之

詞散文則謂賢人耳學成得位與否皆為師

長有教化之任望善情切說而不有子曰

知於情宜愠以君子故曰不愠子曰

弟子有若也凡著其爲人也孝弟鄭曰孝

氏於子上以別孔子爲治也有而

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爲治也

子明作孝經之意所以治人化導彊很也而

好犯上者鮮矣鄭曰鮮寡也何曰鮮罕也上

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熊理曰孝悌之

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

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

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

陵犯之漸以好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

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

而好犯上者鮮矣好謂任用之不好犯上

也以孝弟教民則不以許激取士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熊曰孝悌之人當不

義而諍之尚無意犯

上不得職爲亂階也朝無訐激君子務本

之行則勇而無禮者皆不得進也也

本立而道生何曰本基也基立而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延篤引弟作悌說曰仁人之

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

根本爲先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

也王弼釋疑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子

爲仁言孝經不但可撥亂兼可進學也

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包今本無有依注有

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張憑注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

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人性爲少非爲都無

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有又也時貴詞令

容色爲美專務儀文以曾子曰馬曰弟子吾

合邦交而不本於治民曾參也日三省鄭曰思察己吾身爲人謀日謀而

不忠乎敬也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誠也信傳不

習乎鄭曰魯讀傳爲專今從古何日言凡所

注曰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

必稱師也三者皆爲人之事學主爲己嫌

於人可略故明其當自省也爲謀者尊事之

人朋友平交傳者己所教治交道賅於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皇侃本道作導馬曰道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鄭曰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何曰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千乘侯伯之國大國二伯之封及二王之後無出車之制故千乘雖非大國而國賦無過千乘也包之出車了無依據直以百里敬事而信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計之耳敬事而信慎與民必誠信而信者敬而又信皆謂事節用包曰不而愛人曰包也不得於句下增民節用奢侈而愛人曰包國以民爲本使民以時包曰作事使民必以故愛養之其時不妨奪農務

子曰弟子

弟子門人受學業者門人給使令者

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

謹也

汎愛眾

皇侃疏汎廣也

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鄭曰文道

文者古之遺文鄭曰文道

正業之餘惟寫文字可

子夏曰

孔曰弟子

賢

賢易色

孔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易輕也婦人以容色事人因謂媵御

為色是時世官驕貴或

事父母能竭其力

小

孝用力思慈

事君能致其身

孔曰盡忠節

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世官故

吾必

謂之學矣

王肅義說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己學也明學以能

行爲子曰君子

謂在位者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何曰一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

不能堅固識其理義也此以重學對言若

如一說當言其學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

不固不得云學則

則勿憚改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李充曰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蔡謨注曰本

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

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

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閔天四賢上慕文

王故爲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

下同心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

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亶

鹽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不如己謂全無才德者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曰慎終者喪盡其

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能理日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必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而敬之也言先王重喪祭之意子禽問於子

貢曰

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

夫子

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曰

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願與之爲治也聖人不入危邦

不仕暗君時君無德其政不足聞而羈旅參謀卒不見用與其與而不受曷若弗聞疑夫子求仕有求聞政之道也所至必聞則不欲仕者亦有求矣

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梁覲注釋曰夫

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其政教之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顧歡注曰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言接人之禮雖暴君賊臣吾自應以仁謙不問其賢否也彼自感夫子之德禮而輸誠焉故皆得其歡

夫子

之求之也

讓不諱求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